

日裔華妹戀歌

艷星李香蘭

(五)

(本文插圖刊第141頁)

●王重則

再到北京尋訪故人

李香蘭的前半生，與川喜多長政是分不開的，川喜多曾任東寶、東和電影公司的會長。

當中日戰爭時期滿洲有新京的甘粕正彥理事長領導的國策電影公司「滿映」，北京有滿映系統的「華北電影」，但在上海、南京等日本佔領區還沒有推行國策的電影公司。因此，陸軍派遣軍為創辦國策電影公司，選了川喜多作為日方代表。

在這以前，川喜多和外國人經營東和商事，輸入歐洲電影或製作日本電影出口。戰爭日益激烈，軍方的管制越來越嚴，進口的電影數量更少了，就在這種情況下，提出要他到上海建立新廠的要求。

軍部向電影界試探的結果，大家一致推荐川喜多長政他有豐富的國際電影的經驗，熟悉國內外電影的情況，而且會中文、英文、德文、法文等，這樣的人才在電影界只有川喜多。

川喜多的父親川喜多大治郎是陸大出身，曾參加日俄戰爭。受清政府邀請曾擔任保定軍官學校教官，受到清政府極大信任和尊敬。士官候補

生都對他十分敬佩。

大治郎任期滿後，由於袁世凱的要求，仍隻身留在北京，為培養中國軍官擔任軍事顧問。但就任不久，就在北京被暗殺了。長政那時剛五歲，到了他念初中時，為了弄清當年父親遭暗殺的真相，他隻身到了中國，要求見當年的軍官學校校長段祺瑞，段雖然沒有見他，但給了他滿意的答覆，信上寫：川喜多大治郎是中國的大恩人，他的公子如果來中國的話，一定全力相助。

長政終於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學留學。但五四運動後的排日情緒仍餘燼未熄，不能繼續留學，只好中途退學轉到德國留學。回國後，他從事歐洲影片進口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中國空軍總長丁錦將軍是他父親的生前好友。才把父親被暗殺的真相弄清楚了。

原來川喜多大治郎，準備一生留在中國，他懷着一定要將中國優秀軍官培養好的志向在中國工作。此事引起日方的懷疑，終於被日本憲兵暗殺。父子二人都對中國有着深厚的感情。對川喜多父子來講，中國就是他們的第二故鄉。

當軍部要他創辦國策公司時，他心想：「即

使我不去，也要有別人去，如果這人對日中關係一無所知，準會按軍部要求去做，那會對日本和中國都不利。」所以他接受了任命。

上海租界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以前，是「抗日孤島」，除新京的滿映和北京的華北電影以外，中國的電影公司都設在這個孤島上，被稱為「中國的好萊塢」。

川喜多硬是把受日方操縱的中華電影總公司設在這個孤島上。如果設在日本軍守衛的上海日本虹口區，會被人們認為是日本軍部的一部分。而這樣處理，向人們證明，中華電影與中國其他公司是一樣的。

中華電影也不拍「滿映」那種宣傳大陸政策的電影，而是拍一些中日雙方都能接受的作品，專供中國國內的日佔區和日本內地上映。

然而，一部電影作品，什麼算是抗日的，什麼算是藝術的，判定是很困難的。但在中國的張善琨和川喜多的同意下拍兩部「借古諷今」的古裝故事片，一部是《木蘭從軍》一部是《萬世流芳》。

川喜多盡量設法不讓日本軍插手上海電影界

，正因為如此，他盡可能與中國人保持友好關係。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上海電影界，充滿了自由主義色彩。

當時的上海電影界，充滿了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氛。李香蘭極為羨慕中國電影的中心城市上海的那些女明星。她是周璇的好朋友，周璇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至今流行不衰，具有時代性的名曲「何日君再來」，是周璇第一個唱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上海租界。上海的電影廠一個接一個地合併，日軍的統治也越來越嚴，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川喜多還是和日本合拍了一部《春江遺恨》。

滿映和上海中華電影，雖然都是日本國策電影公司，但並不合作。這充分表現了領導人甘粕正彥和川喜多這兩個日本人的氣質不同。甘粕是傳說慘殺大杉榮的人物，而且是「滿洲國」的幕後操縱者之一，而川喜多從父親那一代起，就是親華派的自由主義者。

《萬世流芳》是川喜多和張善琨經過周密思考，能被中日雙方接受的絕妙東西。一九四二年正是中國敗給英國的鴉片戰爭、被迫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一百週年，標題是引用歷史劇中「林則徐的義舉流芳萬世」的一句話。總製片人是中國電影界大斗張善琨；導演卜萬蒼、朱石麟、馬徐維邦三大巨匠。演員是高占非、陳雲裳、袁美雲、李香蘭。

這部片子雖是抗英片，實際上影射抗日。雖

然這一事實不被中國政府所承認，但是當時工作人員費盡心血所要達到的就是這個目的。李香蘭在片中扮演的賣糖姑娘，又唱了賣糖歌，使她的形象不再僅僅面向「滿洲」和日本，而是面向全中國。她的名聲也就更大了。

《萬世流芳》雖然是民族主義愛國片，但由於滿映、中華電影和日本電影合作的關係，很多中國人採取不信任態度，像陳雲裳就對李香蘭說過：

「我因為參加這個和滿映合作的電影，有的觀眾給我來信罵我是無恥的賣國賊。我本來不想參加，因為演《木蘭從軍》，張善琨對我很照顧，不好意思推辭。」

這使李香蘭感覺到，中國演員都是些非常有頭腦的抗日文化人。

「賣糖歌」是上海著名作曲家梁樂音譜的曲，不僅是一首戒烟歌，也是愛情歌。影片不僅在上海，在整個中國，不論是日本佔領區，還是非佔領區，只要有電影院的地方，都放映了這部片子。川喜多滿意地說：「影片拷貝也發到延安和重慶啦。」而「賣糖歌」的唱片大受歡迎。「賣糖歌」的歌詞：

「煙兒富麗，煙味兒香，煙斗兒精緻，煙泡兒黃，斷送了多少好時光……換一換口味來買塊糖，誰甜誰苦自己去嚐，賣糖！賣糖！……」

一九四三年，李香蘭在這一年裏非常忙，一共拍了五部片子：《賽昂的鐘》、《誓言的合唱》、《戰鬥的大街》、《我的夜鶯》、《萬世流芳》。

李香蘭拍完這些電影後，就想到北京好好休息一下。

她一到北京，潘家就打電話來，她就飛快地跑到王府井的潘家，潘貴華又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她真想她啊。但一進潘家門，只看到潘貴華正在哭，她平時一向講究打扮，這次穿的是舊棉衣，頭髮梳在後面像是女傭一樣。身邊還有一個柳條箱。

貴華母親說，她要去重慶找她燕京大學出身的男朋友。但大家都說太危險，貴華終於被勸阻了。

後來，貴華第二次出走，終於成功地到達了重慶，與男朋友結合了。現在他們夫妻在台灣。

香蘭看到中國人那樣的愛國，而她自己日本人，不自覺地有肩負着宣傳日本國策的任務，感到內心的苦惱，她從潘家出來，獨自一人到她最喜歡的公園——太廟裏去，她走在那茂密的古柏路上，像她在女中時代一樣，苦苦地思索着。

李香蘭於一九四四年在東京拍完《野戰軍樂隊》後，飛到上海，和川喜多商量回新京向甘粕理事長辭職事。

因為香蘭再也不想冒充中國人，欺騙中國人和日本人了。她回到新京見到甘粕說明來意。甘粕爽朗地說：

「我早就理解您的心情，冒充李香蘭是多麼不自然。滿洲國和滿映將來怎樣誰也不知道。但是，您的前途是長遠的。您走您自己的路吧！可能的話在日本電影界發揮您的才能吧。」

九個月以後，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進攻新京，一大早，甘粕在理事長室喝了氰酸鉀，結束了他的生命。

夜來香風靡大上海

李香蘭的家從奉天遷到北京，又從北京遷到上海。

上海在香港看來，它是一個國際都市、現代都市、無國籍都市、黑暗都市、享樂都市、經濟都市、音樂都市，什麼都是的都市。法租界，共同租界一帶有美麗的街道和公園，十分講究的高層建築和高級住宅區，這和歐洲近代都市的庭園毫無兩樣。

香蘭是一九四〇年拍《支那之夜》第一次到上海的，到一九四四年末退出滿映後，幾乎都住在上海，停戰時也在那裏，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她離開中國。

戰爭形勢對日本越來越不利，軍部擔心佔領區民心叛離，千方百計挽回人心，軍部企圖安排中國著名演員梅蘭芳出場演出。讓中國人信任的川喜多去香港交涉。

川喜多到了香港，決定和梅蘭芳以及他的好友張善琨一起會餐。梅蘭芳留着長長的鬍子，背和腰都彎曲了，帶着十分落魄的神情來到餐廳，人們簡直不能想像這就是當年那位漂亮的旦角梅蘭芳。

川喜多和張善琨說明來意，梅蘭芳用啞啞的聲音說：「感謝你們的盛情，您看我這副模樣。我長時間患病，衰老得不像樣子，腰也伸不直了，再也登不了台了，最主要的是嗓子全完了，簡

直不好意思見人。」

川喜多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回來對軍部報告說：「梅蘭芳已經老得不行了。如果勉強讓他登台，會被人笑話，反而給軍部臉上抹黑。」

可是，停戰後梅蘭芳馬上剃掉鬍鬚，挺直腰板，在上海大戲院參加慶祝勝利公演，他那迷人的聲音不減當年。

日本正在各個戰場敗退，上海也被轟炸。

華影在川喜多努力下，爲了應付多變的形勢，同張善琨組織陳雲裳、袁美雲、顧蘭君、陳燕燕、李麗華、周曼華、周璇等「七大明星」爲台柱，藉以維持票房價值。後來陳雲裳因結婚退出銀幕，顧蘭君改行轉到話劇界，陳燕燕、李麗華也離開電影界。只剩下周璇、周曼華、袁美雲「三大明星」了。

美軍相繼在非律賓和沖繩登陸後，華影工作全面停止，由於無法拍電影，便計畫舉辦一個大型音樂會。有人建議舉行李香蘭獨唱音樂會。

上海交響樂團當時被認爲是東洋第一。樂隊隊員以義大利人、猶太系統的德國人、奧地利人、白俄爲中心，總共有六十名之多。

音樂會的安排第一部分是歐美和日本歌曲，第二部分是中國歌曲。野口提議：用《夜來香》可以代表香蘭最拿手的歌。

野口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上野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工藝圖案科，因爲喜歡歐美電影和爵士樂，到東和商事工作。戰前從歐洲進口的電影廣告幾乎都是出於他的畫筆。

「夜來香」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百代公司

）請上海作曲家黎錦輝按「賣糖歌」那樣美妙的旋律譜寫的曲子。完全採用了歐美風格，譜成了輕快的慢倫巴，歌詞是：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淒愴，
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
吐露着芬芳。

我愛這夜色茫茫，
也愛這夜鶯歌唱，更愛那花一般的夢，
擁抱着夜來香，吻着夜來香。

夜來香我爲你歌唱，夜來香我爲你思量。
啊……我爲你歌唱，我爲你思量。
夜來香，夜來香，夜來香……

一九四三年到停戰，在上海最受歡迎的曲子有「夜來香」、「賣糖歌」（梁樂音作）、「薔薇處處開」（陳歌辛作）等。當時黎錦輝是新音樂的旗手，而最紅的歌星是周璇。周璇是香蘭最羨慕的明星。後來她們二人成爲好朋友，經常一起喝茶、吃飯。周璇比香蘭大兩歲，香蘭有時在周璇家練習唱歌一練就是幾小時。香蘭喜歡周璇從不擺大明星架子，是一位溫柔可愛的女性。一九五七年周璇因患腦炎，僅僅三十九歲就離開了人間。

獨唱音樂會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靜安寺路國際飯店旁邊的大光明大戲院演出三天，晝夜兩場，這是上海第一豪華的劇場，可容納兩千聽衆，全是華麗的紅天鵝絨席位，一律對號入座。

音樂會連日爆滿，報紙評價極高，票的出售量已超出平時的三倍。雖然日本敗局已定，但人們還是聽著「夜——來——香——」這迷人的歌

聲。

戰爭結束暫繫圈圍

日本宣布投降了，李香蘭可以選擇中國人或日本人，但她選擇後者。她叫了一輛黃包車，在上海繁華街上兜着圈子，眼淚不斷地湧出來。但見大樓上本來飄揚的日本國旗換上了中國國旗，繁華商店前面都掛着青天白日旗。中國人的表情是那樣明朗和快樂。

香蘭在外兜了三個多小時後回到公寓，一對傭人夫婦正在收拾行李。他們見香蘭回來說：「我們不能再給日本人幹活了。如果人們知道我們侍候過日本人那可不得了，我們得告辭了。實在對不起川喜多先生，請您代我向他問好，並向他抱歉。川喜多先生確實很照顧我們，我們本應等他從北京回來再走，可是世道變了。您要注意安全，這兩三天人們都在議論您的事，說是重慶進來的軍隊，要把您當成漢奸處理。」

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地位倒轉過來，昨天還是統治者，今天都成戰敗者了。

國民政府軍陸陸續續地開進上海，日本人被指定集中在日本人居住區虹口區幾個集中營裏。

並對日本人發出佈告：

- (一) 日本人不准僱用戰勝國民作傭人。
- (二) 日本人不准乘坐戰勝國民拉的黃包車（人力車）。
- (三) 日本人平時必須配帶日僑和集中營編號的袖章。
- (四) 日本人必須集中在集中營裏，不經許可不准外出。

准外出。

香蘭決定和華影的日本人統一行動。連日來，報紙上大登特登逮捕漢奸的消息。

傳說曾和白光爭奪山家的李明在北京被捕，河北高等法院宣判李明「五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除家屬生活費外，沒收全部財產。」

上海電影界和李香蘭合演《萬世流芳》的陳雲裳，還有陳燕燕、李麗華等第一流的女明星都被點了名，男明星有梅熹、何仲山、周詩穆等人被逮走。

陳雲裳、陳燕燕、李麗華等都被逮走了，而單單不逮捕李香蘭，大家都感到奇怪。

李香蘭和川島芳子的名字是排在一起的。香蘭的罪名是：「身為中國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攝污辱中國電影，協助日本的大陸政策，背叛了中國。」

八月底，川喜多從北京回來了，他作為華影的負責人，他為處理一些善後的事務，把妻子和女兒留在北京，冒着危險回到上海來了。川喜多馬上召集留在漢密爾登大樓內的華影總公司的全體人員，要求日本職員遵守中國的日僑政策，有秩序地行動。

對中國籍的工作人員則強調說：

「諸位只不過是按照我的指示，做了電影製作方面的技術工作而已。不可能追究甚麼漢奸罪，大家不必擔心，我可以保證。」

事實上，華影的負責人當中，一個漢奸也沒有。不久，華影的日本人中獨身者和未攜帶家屬的工作人員，都進了收容所。收容所就設在虹口

區的施高塔路的興業坊。李香蘭與川喜多也進了這裏，日本男人只要戴上「日僑」袖章，就可以外出。

但李香蘭禁止外出，因為有人檢舉她是漢奸，軍政部正在調查。有一次香蘭從傳訊室出來，她剛出大門，閃出一個人用英語對她說：「你出五千元的話，可以無罪。」香蘭聽後正在發楞時，那人又說：「那麼三千元也行。」她只回答一句：「不需要！」那人這回用中國話說：「李香蘭已經不是過去的李香蘭了。日本女人的身價都不到三千塊錢。」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那人。

那時中文報紙的特輯有這樣的話：「比豬還便宜的日本女人，一口豬三千塊，可是日本人等於白撿。」

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褸姆，經常來看他們，她來時總是帶一大堆大報和小報，各種報紙都有，這消息就是登在其中的一家報紙上的。

一天，褸姆面無人色，拿出報紙說：「不得了啦，看看這個消息！」

那張報用粗體字印着：「李香蘭要做劉將軍的第八夫人。」香蘭一看這則消息，立即想起：「拿出五千元就可以無罪」的話，那人曾說過：「可以找劉少將」的話。

究竟這個劉將軍是誰呢？川喜多的中國朋友多，打聽下來，知道劉少將是個聲名狼藉的壞蛋。

還有報上登着「能證明李香蘭是中國人的人，到法院報到。」還有的觀察家說：「日本女漢

奸川島芳子在北京高等法院，李香蘭在上海高等法院分院受審，看來都要判處死刑。」

原來劉少將非常喜歡香蘭，有一天他帶着一羣人直撞日僑收容所。他是個晒得黑黑的、身體很魁梧的中年軍人；他的右耳朵被削掉一塊，左腳也有毛病，他自己解釋說：「在給馬占山將軍當參謀的時候，被日軍俘虜，在刑訊的時候，給弄成這個樣子。」

劉少將這次衝進來，名義上是請香蘭參加慰問國軍和美軍幹部的演唱會。

川喜多便跑到日僑管理所和憲兵隊商量對策。問題是：劉少將的命令是不是軍部的正式命令，如果是的話，人必須去。但軍部得按約定將人送回來。由憲兵接送。川喜多提出這個合理要求後，這事就無聲無息的結束了。

從十二月開始，留在上海的日本人將要陸續回國，第一批名單已經公佈。

一天，那位老保姆又喊着：「不得了啦！」手裏拿著一張小報跑進來，報上有這樣一條消息

「決定文化漢奸李香蘭，將於十二月八日午後三時在上海國際賽馬場槍決。」

娃娃腰帶驗明正身

香蘭心情沉重地等待處判她的日期，每當門前有吉普車的停車聲和敲門聲，她就緊張起來。

「十二月八日」這一天終於平安無事地過去了，香蘭鬆了一口氣。

過了年後，香蘭的案子送交南京軍政部去了

。南京法院是審理高級漢奸的，一旦被送到那兒就很難獲釋。但只要弄清李香蘭是日本人這一事實就好辦了。但一張證明並不好辦，而且許多報紙都說，不僅僅因為李香蘭是中國名，而且說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話，從面貌特徵上看，也是中國人。

在等待軍事審判期間，有位稀客來訪，她就是柳芭，她的祖國蘇聯是戰勝國，而且她在上海總領事館工作，享有外交特權，可以自由進出收容所，但她擔心對香蘭有不利影響，一直未去看她。

她想如果中國方面知道香蘭的好朋友是共產主義者，會使案子複雜化，對她不利。她在暗中查訪情況。當她弄清香蘭的問題不是特務嫌疑後，開始辦理和她會面的手續：「淑子，只要能證明您確實是日本人，就可以無罪釋放。有沒有甚麼能够證明您的國籍或身分的有力文件，我能幫您做點兒什麼呢？」香蘭認識柳芭是在撫順的小學時代，自從她搬到奉天以後，幾乎每天都見面。她也到她家來玩過幾次，知道她是日本山口阿伊和山口文雄的長女。也知道李香蘭這個名字是李際春給起的中國名，以後又用它做了藝名等經過。但是只憑這位柳芭證明說「我的好友山口淑子是日本人」又有誰相信呢？

聽了她的話，川喜多長政的眼睛閃射出興奮的光彩說：「在北京的您父母那裏，一定會有從日本政府寫來的戶籍簿的副本吧？」

移居到滿洲的日本人，為了證明國籍，平時身邊總有幾份戶籍副本。香蘭問：「柳芭，您最

近好像到過哈爾濱或奉天，有沒有到北京去辦事的機會呢？」

柳芭說：「是的，有時候去。」

川喜多腦子裏想出的這個主意可太妙了。只要把戶籍副本提交到軍事法庭，很可能被承認這是最有力的證明國籍的證據。「求求您，柳芭，您要是有機會去北京，一定到我家去要一份來。」

柳芭答道：「行啊，這件事就交給我好了。最近就想辦法找個理由去出差。」

柳芭談了一個小時左右說：「我還要來的，您保重吧。」擺了擺手跳上車走了。從那時以後，即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以來至今，香蘭再沒有見到過她。

原來，蘇聯在戰後，曾號召那些逃亡在外的白俄回到祖國去，並答應給他們特赦，柳芭一家就在那時回到了蘇聯。因為柳芭會多種語言，現在在領事館工作。

她果然出現在北京香蘭的父母面前，使他們吃了一驚。柳芭用日語跟他們打招呼後，告訴他們，審判很快就要開始了，只要有能證明香蘭是日本國籍的有力證明文件，就可以洗刷掉漢奸的罪名，說完就回到她住的德國飯店去了。

香蘭的父母想出一計，將香蘭小時候喜歡的「人形」的腰帶解開，把戶籍副本折疊藏在腰帶裏再縫好，讓香蘭妹妹悅子送給柳芭，於是柳芭就抱著「人形」木盒上了飛機。

但柳芭回上海後並沒有露面，她派人把東西交給收容所，經過檢查後交給香蘭。

香蘭一見「人形」，知道這是她小時候母親給她買的。她想一定是柳芭帶來的，經過她仔細檢查，發現腰帶裏藏的戶籍副本，她高興極了。

二月中旬，香蘭由川喜多陪同，來到軍事法庭。上面坐著一大排法官，氣氛雖然嚴肅，但香蘭心情却很輕鬆。

書記官首先報告審判經過，並就戶籍副本的可靠性作了說明。接著審判長葉德貴宣佈漢奸嫌疑已經消除，並宣佈無罪。

然後，她辦理離開中國的手續。

終於別了所愛中國

李香蘭離開中國這一天，打扮得非常寒酸，頭髮弄得亂蓬蓬的。檢查官按名單對照每個人的臉。

輪到香蘭，剛抬起頭，那個女檢查員正在盯着她，她的視線順着名單，許可證和她的臉。大聲喊着：「李香蘭！」用下顎命令她從行列裏出來。

四個男檢查員也過來了。異口同聲地說：「是李香蘭。」周圍的日本人都小聲地說：「說是李香蘭」，李香蘭想逃到日本去給抓住了。

川喜多揮動着香蘭的歸國許可證抗議：「她已經受過審查，軍事法庭也宣佈無罪，日僑管理事務所也發了歸國許可證。」但那位女檢查員卻堅持說：「這些我們都不曉得。我們報告上級，在上級沒有指示以前不許上船。他們可以上船，李香蘭還得再查。你（李香蘭）到港灣警備司令部去報到吧！」

其他歸國者，檢查完畢後都陸續上船。啊，這一下就剩香蘭一個人了。正在發愁的時候，川喜多說：「行，我也留下來吧！作為華影的負責人不能把職員丟下不管。如果在港灣警備隊解決不了只好請葉先生交涉了。」說完從行列裏走了出來。

川喜多和香蘭又被弄回收容所。這回是和別的小組一起生活，等待審查。

經葉先生交涉，得到港灣警備隊的諒解，問題在十天後獲得解決。港灣警備隊堅持說，作為港灣警備隊如果由於他們失職而放跑了漢奸，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所以要查看漢奸審訊記錄。可能是因為事前沒有和他們聯繫，面上上過不去而產生矛盾。

這回決定乘三月末開的雲仙號回國。葉先生說：「這回可無論如何要回去了，出航那天我去送你們吧。」

出航時間是傍晚。葉先生穿着中國服，他的車子就停在碼頭上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等在那兒。川喜多和香蘭開始登上舷梯，這次沒有人阻止他們。站在甲板上向葉先生默默地敬了禮。葉先生也輕輕地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鑼聲響了，汽笛聲和起錨的鉸鏈聲響了，發動機開動起來了，螺旋槳也開始轉動。港口的上空佈滿了通紅的晚霞。在那一條條的濃密的晚霞陪襯下，一幢幢高樓大廈黑乎乎地矗立在對岸上。

就在這時，意外地收音機響起了上海電台播送的音樂。由於這個突然發生的情況，香蘭的手緊緊地握着甲板的扶手，全身顫抖了起來。那旋律正是她唱的《夜來香》。這該是命運之神為祝賀她特意給她演奏了這首「惜別的歌」吧。又變回「山口淑子」的她低聲地說：「別了，李香蘭，別了，我的中國！」（未完）

聖文 拾夢抒懷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